



XIJUMANCHANGJIAWUDEFANYIYUYANJIU



戏剧 《漫长家雾》的 翻译与研究

孟留军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XIJUMANCHANGJIAWUDEFANYIYU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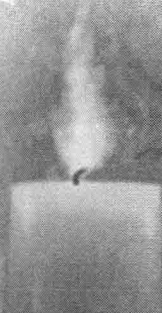


戏剧 《漫长家雾》的 翻译与研究



孟留军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戏剧《漫长家雾》的翻译与研究 / 孟留军著. -- 天津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80688-996-1

I. ①戏… II. ①孟… III. ①独幕剧 - 文学翻译 - 文学研究 - 美国 IV. ①I71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5726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 版 人: 钟会兵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网 址: www.tass-tj.org.cn

印 刷: 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读研时，在美国戏剧课上，曾学过奥尼尔的戏剧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工作后，围绕奥尼尔的剧本做了一些翻译研究工作。在教学中，有时也与一些学子讨论影视戏剧的翻译问题。后来又在南开大学进修了一年，进修期间，研究了戏剧中话语标记语的翻译。就这样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从开始翻译至今，已五年有余。在困顿中辛苦劳作的后背上，有时会悄悄地站着不期而至的灵感。翻译和研究的过程里，自己也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在工作之余，聊以运笔载之。

1. 戏剧的标题翻译：

把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译成《漫长家雾》的原因：

(1) 戏剧书名的翻译最好能同时反映原文标题中元素和戏剧内容主题，没必要完全拘泥于原文的标题，惶惶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会有利于译本的接受和传播。许多影视名称翻译的成功就在于此。结合剧情，“雾”是整个剧本的外景，一直笼罩着剧情的始终。

(2) 雾：好比家中各个人物的心情，如同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也是家庭成员之间情恨交织和无奈心态的写照，家人生活悖论状态的映射。剧本中家人对往事的各自陈述，相互交织也呈现一种雾的状态，真相也就迷失在这雾网之中。

(3) “家雾”与“家务”谐音。整个剧本讲的都是家务事。但是作者

的独具匠心之处在于他能将祖孙三代之事通过暗场和明场的处理,在一天时间之内展现给观众。

(4)漫长家务,容易在读者中产生“同感”的心理意象。

(5)“漫长”也取 long 意,“漫”更能体现“雾”弥漫和无所不在。所以标题译为《漫长家雾》。

2. 翻译过程中诸多环节

剧本翻译过后,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我想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这三个层面对翻译过程中诸多环节做一下探讨。

(1) 宏观

认知和语用学的知识对翻译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根据语用学的翻译观,翻译首先是交际行为的一部分,需强调交际的互动性,下面先梳理一下翻译过程所涉及到的交际主体:

①原文本作者②发起方③赞助方④中介(委托译者方)⑤译者(目的语文本的作者)⑥目的语文本读者(接受者)⑦目的语文本的使用者。

发起方、赞助方和中介可合而为一,也可分而为多,剧本目的语文本的使用者中,需要特别注意导演和演员这两个群体。译者和原文本作者之间往往不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而是以原文本为中介来进行交流。

这七方主体应该说各有自己的目的和需求,在翻译之前,主要体现为发起方、赞助方、中介和译者之间的交流,当然,原文本作者也多是通过原文本作为中介来间接地参与了交流。希腊语 Skopos 一词的原意是“目标”(aim)或“目的”(purpose),20世纪70年代维米尔(Vermeer)把 Skopos 引入到翻译理论,提出了翻译目的论。“目的”本身的确定就是发起方、赞助方和中介参与的结果。这个翻译的目的在于书面上还会表现为翻译委托书(translation commission)(诺德 Nord

将其称之为“翻译指令”[translation brief])。翻译委托书应包括对原文和译文的要求信息,一般含有以下几个方面:

- (1)预期的文本功能;
- (2)受众(发出者和接受者);
- (3)文本接受的时间和地点;
- (4)媒介(话语和文字);
- (5)动机(为什么要选这个原文,为什么翻译它)。

对于目的论,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如认为只对非文学文本有效,文学文本要么没有具体的目的,要么因为风格太复杂而目的不明显。目的论对原文语言特色关注不够,对译文微观层面上的特点传达也缺乏可操作性。但有一点,是需要承认的,即目的决定了翻译什么文学作品,以及在翻译中要做怎样的删、增、改。从最终的译文来看,对于目的论的考虑是凌驾于语言因素之上的。在目的论的统摄下,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原文的权威性就大大降低了,原文只是一种信息提供源(information offer)。

在正常的跨文化交际中,原本作者和译文接受者一般都无法查验目标文本是否真的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他们只能相信译者能把工作做好,为了限制译者个人主观上过度地自由发挥,诺德(Nord)提出忠诚(loyalty)的原则,作为交际过程中参与者不可缺少的道德标准,译者要切实承担起对其他各方的责任。

(2)中观

译者如何把原文翻译成译文。这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即字词、短语、小句、句子、段落、语篇之间的相互转换,利用语法、篇章语言学的知识可解决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在其他文章也多有讨论。在这里笔者主要从认知和语用的层面来略述发生在译者和文本之间的诸多环节。无论是理解原文,还是生成译文,语用学知识的运用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语用学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指示语、预设、会话

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礼貌原则、关联论、顺应论和模因论。期刊上已有一些文章讨论了这些理论在翻译中应用。这里我做诗一首,聊述戏剧的翻译过程:

译程观数念,念控而后换。

换外有余音,音效上根感。

检索供选项,项安句构框。

框成语意显,显中语用点。

宏观需通篇,篇把构思联。

联事悬念设,设计写作挽。

幕场明暗定,定比陪托垫。

垫底台词短,短径通幽缓。

(3)微观

现代心理学认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主体的理性因素,如人的知识经验、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对感性认识发生不同的作用,感性认识是主体对客体主动进行加工的产物,在感性认识阶段存在着理性因素的作用。

当谈到心理结构和过程时,有必要区分三个概念:

——认知:与知识和信仰有关。

——情感:与感受和情绪有关。

——动机:与人的愿望、目标和意图有关。

显然翻译过程主要是从认知层面来讲的。

原文文本上的文字首先是作为客观物存在的、印在纸上的铅字,对译者来说它是由一连串具有潜势的符号组接而成的,相对于译者的认知能动作用来说,文本的物性实存往往要小于它的符号性虚存。

客观的“铅字”经过译者认知的参与,变成了主观的“符号”,完成了其指称的功能。符号性虚存就是作者根据自身的世界体验创作了原文本的精神世界,译者再结合自身的世界体验,根据原文本的精神世界创造出另一种语言文化下译文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几年甚至几十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其面庞会依然可亲,但是其名字可能叫不上来。“面庞”和“名字”代表了主体认知客体的两种方式,即形象思维和概念思维(理性思维)。符号首先是为思维提供了材料,它很容易转变成概念,概念就具有语意成分了。以概念为媒介的概念思维,其表现就是运用概念结构和知识的过程。概念结构是贮存在人脑中的经验和知识的认知结构,是由经验所赋给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联系方式。译者根据自己头脑中的概念结构,对文本中的概念进行分析,得出各概念间的联系方式(如不同的句子成分),并进而以这种“联系方式”来沟通各个概念,意义也就自见了。意义是其语义成分的总和,可以解释和预示词语在句中行为的区分特征,这种“区分特征”往往体现在句法成分分析和语篇分析上。概念和意义都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的属性。

理解过程中的语境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了说明白,有必要引入“心猿”这一佛教用语。“心猿”是用来比喻攀缘外境、浮躁不安之心有如猿猴。“心猿”给人这样一个形象,猿猴在树枝之间,双手和双脚不停地攀援不同的树枝,从而实现身体的跳动。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就好比是猿猴之举。关键是译者之心“攀援”了什么?是什么提供了“攀援点”?不容否认,首先是原文中的字符。其次就需要考虑概念之于思维的作用。当人闭眼、塞耳,也就是说停止让眼、耳、鼻、舌、身来接收外界的信息,但由于大脑的记忆特征,语言为脑“自运转”提供了材料,大脑以概念和形象为思维工具,来实现其思维功能。这样,另一个“攀援点”就是大脑储存的概念和形象等。平时人们所说的“专心”和“分心”就是看这两个“攀援点”哪个为主,哪个为辅而言。语境之所

以能够形成，主要的原因就是原文本所提供的视觉信息作为“攀援点”，起到思维引线的作用，不断形成思维线索。

翻译中为什么会发生不同语言的转换？首先，动力是意念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不到意念直接让外界的人和物产生运动。但当代的科技已经能够通过芯片，收集残疾人大脑的意念信号，进而控制一些假肢等来为残疾人提供服务（见《七个颠覆你思想的演讲》）。在水面上投一个石块，能产生波纹，投一根头发，水面则未必有所反应。这是水的“敏感度”特性使然。大脑的敏感度应该是极高，它能对“意念”（起“石块”作用）之动产生反应。译者“要完成翻译”的这个意念，会促使其在头脑中调用相关的资源来完成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换，转换的核心之处在于找到源语和目的语的相关语言项（词语/句子成分）的对应，这个对应是基于一个什么原理建立起来的。乔姆斯基曾提出语言学习机制（LAD）和普适语法的概念，这可能会为寻找“对应”提供一线希望，但目前学者们还没有找到它们，只是从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去分析共性和个性。

神经心理学则提供了另一个解决途径，认为大脑中并没有单独的学习记忆机制，而是依据不同脑区各司其职。大脑中有一块“海马状突起”，控制着人对生活中事与物的记忆。从大脑的微观结构来看，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特有细胞。神经突触是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节点。神经突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时因事而变。处理信息时，流经神经突触的电化信号能引起长期的变化。接下来更难的是神经回路是如何在神经元和神经突触间建立，并进一步调节其相应活动。当前这一点还没有完全揭开，但对翻译转换的研究却给出这样的启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对应的建立，不是凭空在语言这个层面上来实现的，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无论是源语，还是目的语，在描述相同的语境时，都用到脑部一个相同（或相似、相近）的区域，这个区域的神经元、神经突触和神经回路会保留其各自使用过的“痕迹”，正是基于脑区

的相同/似、“痕迹”的匹配,由于类似“准共振”现象、“异质同/似构”现象而导致的脑区的兴奋,才在语言(某一特征)的层面表现为双语的对应。现在来看,这还只是一个假设,有待于将来的证明。在历史上,颅相学曾指出大脑的不同区域司管着不同的功能(尽管今天来看,有的地方不准确,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古人是用什么研究手段啊,可以理解),当前的神经心理学家也在用大脑成像的方法,如PET扫描或MRI核磁共振,寻找个人在阅读、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大脑区域,甚至寻找有无经验的译者们在完成翻译活动时,所涉及脑区的不同。当前来看,有一点是明确的,神经系统的生理基础是双语的共同依赖,双语对应的寻找和转换的本质应该到生理层面上去寻求答案,不应仅限于语言层面。

不惑之年难不惑,七尺讲台过七年。多谢学子多陪伴,胸有豪情漫咏叹。自知学识尚还浅,深望读者多指判。不敢私之悬高阁,为引宝玉且抛砖。

孟留军

2013年12月16日

注:该书是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AZH02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目 录

《漫长家雾》剧本

第一幕·····	3
第二幕·····	32
第一场·····	32
第二场·····	46
第三幕·····	65
第四幕·····	87

戏剧研究

奥尼尔的生平年表·····	131
论平行语料库的制作和话语标记语 Well 的翻译·····	135
话语标记语及其对应汉语·····	160
试论戏剧译者的导演意识·····	163
论戏剧的翻译·····	172
向无意识索因·····	179

《漫长家雾》

献给卡洛塔，纪念我们结婚十二周年

我的至爱：

剧本手稿，敬献于你，写作之时，眼常含泪，备感心痛，他年情愁，俱在其中。结婚纪念，本该喜庆，而剧中却多写恩怨，乍一看去，似乎不合时宜，但你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我的本意是想以此来赞颂你给予我的爱与体贴。正是有了你的爱与体贴，我才对爱情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让我能够直面亡故的亲人，并写完这个剧本。写作时，对于厄运缠身的蒂龙一家四口，我内心里充满了深深的遗憾、理解和原谅。

亲爱的，过去的这十二年，是一段旅程，它通往光明——驶向爱情。你也体会到了我对你的感激之心，以及我对你的至爱！

金

1941年7月22日于道舍

人 物

詹姆斯·蒂龙

玛丽·卡万·蒂龙:他的妻子

小詹姆斯·蒂龙:他们的长子

埃德蒙·蒂龙:他们的次子

凯瑟琳:女佣

场 景

第一幕 1912年8月的一天早上,8:30 蒂龙家避暑住宅的起居室。

第二幕

第一场 大约在中午12:45 场景同上

第二场 大约半个小时后 场景同上

第三幕 当天晚上大约6:30 场景同上

第四幕 大概午夜时分 场景同上

第一幕

景：1912年8月的某一天早晨。詹姆斯·蒂龙避暑别墅的起居室里。

舞台的后方有两个门洞，每个门洞处有双门，而且挂着门帘。靠右侧的门洞通向摆设美观的前客厅——看上去没人常住。另一个门洞通向阴暗、没有窗户的后客厅——只在起居室和饭厅之间起通道的作用。在两个门洞之间有一个小书柜靠墙放着，书柜上方挂着莎士比亚的画像；柜子里放着许多书籍，包括巴尔扎克、左拉和司汤达的小说；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克鲁泡特金和麦克斯·施蒂纳的哲学、社会学著作；易卜生、萧伯纳和斯特林堡的剧本；还有史文朋、罗塞蒂、王尔德、欧内斯特·道森和吉卜林的诗集等。

在右墙上靠后处是一扇纱门，从此处可通向一条绕着房子约半圈的走廊。右墙的略前方是三扇并排的窗户，透过窗户可以望见延伸到港口的草坪和外滩的大街。靠墙处，位于窗户两侧分别放着一张小藤桌和一张普通的栎木书桌。

在左墙上也有三扇并排的窗户，望出去可见屋后的庭院。窗户下方是一张藤睡椅，上面还放着坐垫，睡椅背朝着台后方。再往里是一个有玻璃门的大书橱，里面陈列着很多书籍，包括大仲马、维克多·雨果和查尔斯·利弗的作品全集、三套莎士比亚的作品全集、五十卷厚厚的《世界文学精选》、休谟的《英国史》、梯也尔的《法国执政官政府与法兰

西第一帝国史》、斯摩莱特的《英国史》、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以及许多卷主题不同的诗集和旧剧本,还有几部爱尔兰的历史书。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有人把这么多整套的作品都读过多遍,这着实让人吃惊。

房内硬木地板上的地毯是刚铺的,其图案和颜色看上去还算顺眼。屋子上方的枝形吊灯上有四个插座,其中一个接的是下面台灯的电线,台灯上有一个浅绿色的罩子,台灯摆在房子中央的圆桌上。围着桌子摆放了四把椅子,坐在上面,打开台灯,就能看书了。其中三把是藤椅;另外一把放在圆桌右前方,是皮面栎木摇椅,摇椅上面涂过清漆。

时间是在上午,差不多八点半了。阳光透过右边的窗户照射进来。

幕起的时候,这一家人恰好刚吃完早饭。玛丽和她的丈夫一起从餐厅进来,路过后客厅。

玛丽 54 岁了,中等身材。她依然很年轻,身材也很好,略显一点丰满,即使她不穿紧身衣,也看不出中年妇女水桶式的腰臀。她的脸型有着典型的爱尔兰风格。可以看出这曾是一张很漂亮的脸,现在依然迷人。脸庞和她健康的身体不太相衬。脸庞瘦瘦的,有点苍白,骨骼比较突出。鼻子又长又直,嘴唇又大又厚,还显得很敏感。她基本不涂胭脂,也不用什么化妆品。她高高的前额被厚厚的、纯白色的头发盖住了。她那暗棕色的眼睛显得发黑,被她苍白的脸色和白色头发一衬托,再配上黑色的眉毛,还有长而卷曲的睫毛,那双大眼睛非常漂亮。

她极度紧张,这一点,别人能明显感觉到。她的双手动个不停,这曾是一双非常漂亮的手,手指又长又细。但因患风湿病,手的每一节都变粗变肿,而且指节弯曲。所以现在她的双手又丑又残。人们有意避开不看她的手,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她对这非常在意时。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神经质,玛丽对此感到羞愧难当。这样,别人也就更不好意思去注意她的手指了。

她衣着简单,但天生懂得如何搭配衣服。头发也梳得很讲究。她的嗓音轻柔,充满了磁性。她非常高兴的时候,嗓音中就带着明显的

爱尔兰口音。

她最吸引人之处是她纯洁、自然的魅力，这一点，她一直未变。玛丽年轻时曾在修道院当过修女，好害羞，带着一种天生的不谙世故的纯真。

詹姆斯 65 岁了，但看起来却年轻十岁。高约一米八左右，宽阔的肩膀，厚实的胸膛。由于他有军人的风度，抬头挺胸、收腹直腰，所以显得更高大、身材更颀长。他的面部皮肤虽然已经松弛，但仍然非常好看——头型很好，英俊的轮廓，深陷的眼窝里有一双浅棕色的眼睛。他灰白的头发很稀少了，而且头上有一块秃顶，就像和尚的头。

他身上有很深的职业痕迹。他倒不是一味装腔作势，老摆出一副舞台明星的派头。他天生就喜欢做一个简朴的人，而且他一直保持着爱尔兰农民谦逊的本色。但他所有下意识的话语、举止和姿势都能看出他是一个演员。这些举止都是演员经过专门训练而成的。他的声音非常好听，洪亮而且显得柔和，他也以此为荣。

他的衣着看不出有什么非常特别。他穿了一身破旧的、灰白色的西装，一件无领衬衫，脚上穿一双没有光泽的黑鞋子。一个有点厚、白色的领结松松垮垮系在他脖子上。他倒不是故意的不修边幅，但毕竟给人一种寒酸的印象。他一直坚信穿衣服一定要实用。他现在穿着的就是园艺工的衣裳，即使这样，他看起来也不逊色。

他一辈子从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在为人上，他的心胸比较宽广。他的身上有一种粗犷的农民气质，有时也会有一些忧郁，偶尔还会散发出天生的敏感。

他们从后客厅进来时，蒂龙的手臂搭在妻子的腰上。进入起居室时，蒂龙开了个玩笑，拥抱了妻子一下。

蒂龙 我现在右手刚搂过你的腰，玛丽，你体重准是又长了 20 磅。

玛丽 （亲切地笑着）你就直说我胖了呗！亲爱的！我是该减肥了。

蒂龙 我没有那么说，太太。你现在刚刚好。我们不谈减肥的事了。你早饭吃得那么少，就是为了这吧？

玛丽 那么少？我觉得我吃得够多了。

蒂龙 吃得不多，和我想象的比，吃得少多了。

玛丽 （揶揄地）噢，你！你吃得多，也指望别人吃那么多。在这个世界上没人可以吃那么多，要是像你那个吃法，别人早就撑坏了。（她走到蒂龙前面桌子的右边。）

蒂龙 （跟着她走过来）那样的饭桶，我可不想当。（心里面很满意）谢天谢地，我的胃口还那么好，就像20岁小伙子，虽然我已经65岁了。

玛丽 确实如此，詹姆斯。没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她大笑起来，然后坐在桌子右后方的柳条制成的扶手椅里。他走到她身后，从桌上的盒子里挑了一根雪茄，然后用小刀把雪茄的末端切掉。这时可以听见杰米和埃德蒙在餐厅里说话。玛丽头转向餐厅方向）我纳闷，孩子们呆在餐厅里干什么？凯瑟琳一定等着收拾餐桌呢。

蒂龙 （开玩笑地，但含着一丝怨气）我想他们肯定在说悄悄话，并且不想让我听到。我敢打赌，他们肯定又在想什么新点子，来对付我这个老头子。（她并不发表任何意见，头仍然朝着他们说话的地方。她的手放在了桌面上，焦躁不安地动着。他把雪茄点着，坐在桌子右侧的摇椅里，舒心地抽着烟）饭后的一支烟，美啊！得是一支好雪茄烟，而这批新烟香味更醇厚。它们也是便宜货。我买的雪茄真够便宜的。是麦圭尔向我推荐的。

玛丽 （有点酸溜溜地）我希望他别同时向你推荐其他的地皮。他的那些房地产便宜货，可不是那么好出手的。

蒂龙 （反驳道）我可不那样认为，玛丽。毕竟，是他建议我买下栗树街上的那块地，而且转手就卖出去了，挣了不少。

玛丽 （微笑着，亲热地逗弄他）我知道。你中了头彩，人尽皆知，我敢肯定麦圭尔做梦都没想到——（然后她拍拍他的手）别在意，